

评黄颂杰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研究

张庆熊

黄颂杰老师在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他对此的研究不单从某个哲学家的某个定义出发,不单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词源的考证出发,而且是纵观西方两千年的哲学史,考察古希腊、近代和当代西方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的特色,通过认真梳理和分析而达到的一种全方位的把握。因而,他的立论可靠,结论令人信服。

黄颂杰对此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西方哲学多维透视》^①一书中。该书第一章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命运”,第二章为“西方本体论的兴衰”。这两章共计二百余页,内容十分丰富,这是我所见到的对同类问题所做的最周详的研究之一。在我看来,黄颂杰老师对此的研究具有如下亮点:

一、把传统的形而上学分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形而上学”,确切地刻画了西方古代和近代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的特色

黄颂杰注意到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与西方近代的形而上学的不同。在古希腊,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寻求宇宙万物存在的最终原因、最高实体、最普遍最一般的原理。在中世纪,这种对最终原因和最高实体的追求又与一个绝对者(神)联系起来,与基督教神学结合为一体。但就哲学本身而言,这种本体论的旨趣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古代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可以刻画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在近代,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基础和确定性的追求,具有理性至上和主客两分的特点。因此近代的形而上学可以刻画为知识

^① 黄颂杰:《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论(认识论)形而上学。近代哲学虽然十分重视知识论,但并没有放弃有关宇宙万物终极实体的观念。确切地说,对知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一条把握宇宙万物终极实体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哲学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哲学。^①黄颂杰提出“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的差别及其共同特征。后来,黄颂杰在一篇总结西方哲学演进的论文中更加明确提出:“对于近代哲学的理解我们不能局限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更应看到形而上学与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反对之争。”“17、18世纪是建构还是怀疑建构、反对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时代,如果说唯理论是通达这一目标的方法、途径,那么,经验论则是通达怀疑论、不可知论以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手段、途径。”^②

二、既反对把本原论等同于本体论,又指明本原问题与存在问题相关

西方哲人是从寻求宇宙万物的“本原”(arche)开始他们的哲学探索的。对本原的研究是否属于本体论呢?对此,在国内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把本原问题与本体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另一种意见是完全否认本原问题属于本体论问题。黄颂杰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本体论是关于“存在”或“是”(being)的学说,中文译为“本体论”,容易使人联想到本原,但“存在”的含义多于本原,对本原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存在的研究。但是主张本原问题完全不属于本体论问题也是错误的,因为对本原的探讨与存在问题相关,可以归入本体论问题。黄颂杰指出:“总起来说,早期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是从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出发,试图从宇宙万物中寻找万物生成变化的始源、起点,它是一种宇宙生存论;是一种自然哲学。这意味着要从个别、具体之中寻求一般、普遍,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共同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可以纳入本体论问题(广义),但还不是本体论,只是本体论的萌芽或胚胎。亚里士多德是用自己的本体论观点解释本原,也就是把本原本体论化了,后人对本原的理解也多少带有本体论的意思。在早期希腊哲学家

^① 参见黄颂杰等:《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② 黄颂杰:《论西方哲学演进的思路和问题》《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12期。

中只有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才真正算得上是本体论哲学的先驱。”^①我觉得黄颂杰老师的这一立论全面而中肯。

三、澄清存在的多种涵义，为正确理解本体论铺平道路

有关“本体论”(ontology)的译名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今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的主张“本体论”应该译为“存在论”,有的主张“本体论”应该译为“是论”。他们的理由大多与理解希腊词“on”的原来意义有关。黄颂杰很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但他不想卷入这种译名之争中去。因为他知道任何概念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on”这个概念也是如此;与其在它的译名问题上争论不休,不如澄清它在各个哲学家中的用法,特别是在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用法。黄颂杰指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一个事物的存在(on)有多种涵义,在一种意义上“存在”指一样东西所是的那个“什么”东西(如“一个人”,“一匹马”);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指一种性质、数量、关系、主动、被动、地点、时间或任何其他可以像这些东西一样作为宾词的东西。此外,存在还表示真或假的意义、表示潜在的或现实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存在的诸多涵义中,“是什么”是首要的基本的,而“是什么”正是表示事物之实体的,其他意义上的“存在”都不能离开实体而存在的,都必须以实体为基础。“实体”(ousia)这个词与“存在”或“是”(on)这个词密切相关,都是希腊动词(einai)的派生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被理解为“纯存在”。一切其他意义上的存在都必须以这个“纯存在”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基本思路:一、研究存在的各种涵义,二、研究各个不同意义上的存在的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主张,个体的东西的存在是一切有关属性和范畴的东西的存在的基础,因为属性和范畴依附于个体的东西。但是个体的东西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呢?亚里士多德主张它们是以纯存在为基础。“显然其他一切都由于实体而存在,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不是某物,而是单纯的存在,只能是实体。”所以“存在是什么”也就是“实体是什么”。对实体的追求也就是对第一因的追问。^②“实体”(ousia)在中文中常被译为“本体”。由此看来,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存在论”或“是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不知

^① 黄颂杰等:《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

^② 参见黄颂杰等:《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143页。

道“存在”概念的多重涵义就不能理解“ontology”的真正意义。黄颂杰结合哲学史,通过对“存在”用法的紧扣文本的分析,澄清存在的多种涵义,为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的本体论铺平道路。

四、当代哲学以语言转向为标志,但语言转向仍然回避不了本体论

以语言转向为标志的当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批判传统的本体论。他们宣称,通过语言分析,本体论已被彻底消解了,现在已经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黄颂杰注意到这样的提法背后可能存在的误解。举例来说,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主张,本体论的哲学问题是误解语言而产生的伪问题,通过语言分析可以消解这类问题。但他们是否真正摆脱了本体论的问题呢?黄颂杰认为没有。“语言转向揭示了传统本体论及其相关的一些主张的弊端,否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本体论,但是,实施这种转向的哲学家并没有真正摆脱本体论,他们在进行语言分析的同时,往往又试图超越这种分析,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和追求。譬如,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世界、研究实体,其中就包含本体论的思想;如关于语言和世界同构的理论就有本体论的意蕴:两者的同构或用语言反映世界来解释,或用语言框架去划分、规范、整合世界来解释,这样的世界是对人而言的。上面提到的罗素的中立一元论的主张也是本体论思想的表现,而且既想超越传统本体论又陷入传统本体论的思路。语言转向瓦解了传统本体论,又回避不了本体论,但改变了本体论的问题系和话语方式,而并未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建立起一套新的关于本体论的理论体系。”^①我觉得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五、马克思没有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但他的有关生产关系的社会存在的理论为探求存在问题开辟崭新的思路

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也是近来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一种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另一种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或实践一元的本体论。黄颂杰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他的基本论点如下:

^① 黄颂杰等:《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202页。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没有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避免了与传统本体论的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本体论的分歧不在于把什么确立为本体,而在于提出了探求存在问题的崭新思路、方式、目的。马克思没有去回答什么是本体(或本体是什么),没有去追求世界的最高实体、终极原因,也没有用逻辑方法着意构造关于世界的概念体系。因此,我们不能把生产关系或社会存在或物质生产活动(实践)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本体。

2. 马克思要人们从生产关系这个人所无法逃避的生存处境出发去理解社会存在,进而理解宇宙万物的存在,表明马克思对存在问题研究的提问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存在,而是存在及其意义如何在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展开的;马克思不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只是去描述世界,而是着力于改造世界。对世界和人生的存在的认识是在这一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展开的,并且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因此马克思不是不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建立了新的本体论”。^①

总之,黄颂杰老师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研究,正如他在《西方哲学多维透视》的绪言中所说,“奉行诚实原则,采取实实在在的态度,决不故弄玄虚,决不故作深奥”^②。他的论述是清楚明白的,立论有根有据,评价公允客观。他不自诩“创新”和“突破”,但在我看来他在这个重要的哲学领域中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黄颂杰等:《西方哲学多维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论赫拉克利特哲学和 巴门尼德哲学的内在关系

汪帮琼

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有着一个美好的开端。此时的“哲学家”作为个别的个体存在探求宇宙自然的真实原理,而哲学家之间的自由交往和理论对话也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

分别来看,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哲学成就均可用辉煌一词来形容。黑格尔十分重视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辩证法,他认为这在古代哲学史上、特别是辩证法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黑格尔曾经说过:“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①叶秀山也认为:“赫拉克利特属于古代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总结。”^②同样,巴门尼德作为爱利亚学派的奠基人,为早期希腊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诸如“存在”和“非存在”、“思想”和“感觉”、“真理”和“意见”,并且巴门尼德第一个明确提出一个和感觉相对立的范畴“思想”,为以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打下了基础。然而,关于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所谈甚少;即便有所涉及,大多也意在说明巴门尼德是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而且根据的是巴门尼德残篇的表述,如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哲学中诸如“万物皆流”、“存在而又不存在”等观点。德国学者雅克布·波奈斯(Jacob Bernays)在1885年甚至提出了一种看法,即巴门尼德《论自然》一诗的后半部分是针对赫拉克利特的,是一种讽刺的笔法,以暴露对方的错误。这一简单明了的“快餐式”看法迅速得到诸多学者的响应。但随即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如德国学者卡尔·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5页

^②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